

喂！

我要和你离婚

我小女子颠覆传统来个大逆转
说公主、王子的结局一定幸福美满？

陶 陶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陶 陶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封面设计:文 苑

小俩口系列

喂! 我要和你离婚

(台湾)陶 陶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:9.80元

ISBN



第一章

“没问题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！”

深陷在皮沙发里的吕昌名，左手夹烟，右手用力一拍胸脯，满脸包准成功，绝对搞定的自信表情。

他的年纪虽然不大，已经有了秃头的现象，细长的脸架着一副近视眼镜，镜片后是一双小小的、精明的眼睛，薄薄的、能言善道的嘴唇里，是两排因长年吸烟而泛黄的牙齿。

坐在他对面的，是个体格壮硕的男子，短发乌亮，显得相当有朝气；古铜色的皮后健康而结，两道漆黑的浓眉下，是对似笑非笑的眼睛。“你就这么有把握？”

“嘿嘿！”吕昌名咧咀一笑，露出泛黄的牙齿：“我这间介绍所开业好几年了，你看看！”他拿出一大堆资料数据：“经由我们介绍，景后成功踏上红毯的，一共有一千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小两口系列

六百对。”

“唔，这个成绩很可观。”

“唉！”吕昌名松手放下资料，耸耸肩说：“只可惜经过我们追踪调查，在两年内以离婚收场的，就有七百八十对。”

“哈“这算什么成功的介绍？”

“怎么不成功？”吕昌名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媒人只负责将旷男怨女推销出去，可没办法保证绝对没有退货的情形产生。”

“一定是你们介绍的对象不合适，才会有这么高的离率。”

“喂，拜托你好不好？”吕昌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：“离率高跟我们的介绍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开放自由，步调紧张，压力大，还有一大堆什么外遇问题、相处问题、婆媳问题、交通问题……”

“交通问题和离婚率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哎呀！”吕昌名用务一挥手，再深深吸了口烟：“反正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离婚，你懂不懂？”他将烟雾吐尽，笑了笑说：“当然啦，你卫超伦还是个最有价值的单身汉，不会懂婚姻里的种种问题的。你先处处这些。”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完转身从档案柜里取出一叠资料翻开来，除了照片之外，还有许多密密麻麻的记载。

“这么多啊？”卫超伦了一跳。

“不多，符合你条件的只有几个而已。”吕昌名一面翻阅，一面说：“既然是朋友，我就不能只为了凑合就乱点鸳鸯谱。”他的动作停止，指着某一张照片说：“你看这个怎么样？”

卫超伦凑上去看了半天，摇头说：“好像不怎么合适。”

“那这个呢？”吕昌名又指着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。

“不好。”

“那这个呢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那这个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卫超伦兴缺缺地说：“我看你这里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”

吕昌名合起资料，支着头，一对小眼睛不死心地转转：“让我再想想……”正当卫超伦开始感到不耐烦之际，他忽然将大姆指与中指互相磨擦，发出“哒”的一声：“有了！”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系
列
小
偶
口
系
列

“有了？”卫超伦的眼睛陡然一亮：“是谁？”

“我姨妈。”吕昌名说：“她既开朗又活泼，很符合你的要求。”

卫超伦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你姨妈也要征婚？”

“不，她不想再婚。”

“不想再婚你提她做什么？”

“她是不想，”吕昌名理直气壮地说，“可是她女儿想啊！”

“她女儿想？”卫超伦以手掌按住自己的额头；“我的天！你有没有毛病？我说年龄不能超过六十岁，可不是说六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啊。”

“你扯到哪儿去了？”吕昌名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我说的是我姨妈，又不是我表姐。”

“你姨妈不是不想结婚吗？”卫超伦再一次问。

“可是她女儿想她结婚啊？”

“喔！”卫超伦的脸上终于出现恍然大悟的表情，但随即皱起眉头：“谁让你不把话说清楚。”

“是你不把话听清楚。”吕昌名回咀说。

“好了好了！”卫超伦不耐烦地举起手打断他的话：

“你姨妈怎么样？快说！”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“我说过了，”吕昌名靠躺在椅子上，说：“姨妈既开朗又活泼，喜欢运动，比如说跳舞啦、做韵律操啦、爬爬山啦、健健行啦，没事还喜欢唱唱歌什么的；最重要的是，还烧得一手好菜。”

卫超伦越听越喜欢，脸上的笑容不由得越来越深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这样的条件正合适。”

“你先别高兴得太早。”吕昌名当头浇下冷水：“我姨父去世快二十年了，我姨妈压根儿不想再结婚，她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，比较快活。”

“对啊！”卫超伦这才想起：“独立坚强的女性当然不需要男人了。”他苦恼地轻敲额头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个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也别烦恼。”吕昌名安慰说：“我姨妈虽然排斥再婚，但是我表姐却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一个老伴，好陪伴她的晚年，所以啊，”他吸了一口烟，又吐出一大团浓雾：“我先安排你和我表姐见个面，你们先谈谈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你表姐？”卫超伦眼意的笑里更深了：“她结婚了没有？长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这个色狼！”吕昌名猛地睁大眼睛，又好气又好笑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地说：“我差点忘了，女孩子只要遇到你，没有一个能够逃过你的魔掌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！万一害了我表姐，我姨妈一定会把我给宰了！”

“喂，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？”卫超伦不悦地说：“好像我来者不拒，一点品味也没有似的。”

“你的品味？你的品味是什么？”吕昌名说：“在这个城里，只要略具姿色的，哪个没有你染指？”

“太夸张了吧！”卫超伦笑着说：“至少老人与小孩不在我的猎丰名单之内呵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还有点人性。”吕昌名重重地将烟捻熄。

“怎么？”卫超伦以调侃的口吻说：“你是羡慕还是嫉妒？后悔吧！教你不要那么早结婚，偏偏当初昏了头，活该！”

“哼！”吕昌名老人不高兴地答：“像你这么滥情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

“我不是滥情，是多情。”卫超伦为自己的花心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：“天下的女人那么多，如果只爱一个，其余的千千万万不就太可怜，太寂寞了吗？”

吕昌名又哼了声：“别忘了，除了你，天下还有千千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万万的男人。”

卫超伦得意地笑着说：“可是没有一个男人像我，能够做一个最称职的情人。”

吕昌名白了他一眼，下结论说：“反正所有的良家妇女都该离你远一点。”

“紧张什么呢？”卫超伦揶揄着：“说不定你的表姐根本不合我的胃口，我还不见得有兴趣呢！”

“嘿，这你就错了。”吕昌名说：“我表姐的追求者有一大卡车，多的是比你帅的。”他故意挫挫卫超伦的锐气。

“真的？”卫超伦的眼睛陡然晶亮起来；“快把她介绍给我！”

吕昌名瞥了他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把她介绍给你认识当然是没问题，但是……”他有意吊吊胃口：“我上个月向你借的那笔钱……”

卫超伦这下明白了，他心领神会地笑着说：“那笔钱我也不急着向你耍，就等你方便的时候再还我好了。”

“嘿！嘿！”吕昌名兴奋地搓着手，说：“够朋友！我这就打电话给她，和她约个时间。”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

虽然是萧瑟寒冷的冬夜，外面还下着细雨，卫豪仍然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并准备雨具，一副外出的打扮。

“爸，您要去哪里？”卫超伦从房里出来，关心地问。

“下棋呀！”卫豪声如洪钟，一开口便震耳欲聋：“昨天还有一盘棋在老王那里，今天非分出个胜负不可！”

他是个精力充沛的老人，花白的头发下，是一张神采奕奕的面孔。虽已年近七十，仍充满了活力。

“下雨，天气又这么冷，您就别去了吧！”卫超伦劝说。

“为什么不去？”卫豪粗着嗓子说：“不去他还以为我怕了他？”

“爸！”卫超伦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这阵子忙，我们父子俩好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聊天了。”他将父亲带到椅子旁，说：“坐会儿吧！我们说说话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卫豪坐下来，掏出烟斗，点燃之后，长长地吸吸了一口，徐徐地将烟雾吐出：“你说得对！我们父子很久没有在一起聊天喝茶了。你忙着工作，我忙着下棋、打太极。我一早起来，你还没睡醒；等你加班回来，我又早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睡了。”

“爸!”卫超伦顿了顿，思索着适当的措词；“自从退休以后，您每天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，再不然就是和老朋友聊天闲嗑牙，日子久了，会不会觉得无聊？”

“无聊？”卫豪说：“我每天活动这么多，生活充得很，哪里会无聊？”

“这样的生活，您快乐吗？”

“怎么不快乐？”卫豪理所当然地说：“一个人自由自在，不用工作，不愁衣食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有什么不快乐的？”

“您难道不想有一个人帮您料理三餐，关心您，照顾您，陪伴您？”他想着吕昌名的姨妈，试探说：“还可以陪您运动散步，聊天下棋？”

“你这小子，又来了！”卫豪摇摇头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死心。”

“爸……”

“好啦！”卫豪挥手截断他的话：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一个人过，好得很，你老爸不想结婚。”

“妈都去世那么久了，您又何必……”卫超伦还想说服。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“跟你妈没有关系。”卫豪说：“我都这么一大年纪了，再活也没几年了，再不趁着这时候好好过过独身生活，尝尝无拘无束的日子，可就没机会喽。”他不耐地说：“女人哪！最麻烦，最讨厌了，只有傻瓜才会和她们住在同一个屋下，听她唠唠叨叨，罗哩罗嗦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卫超伦笑问；“那您一天到要我早点结婚，岂不是要我当傻瓜？”

这——”卫豪一时语塞，愣了半晌，才说：“这可不同，你还年轻，我又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传宗接代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老爸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让自己找麻烦！”他激动地做着手势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既然婚姻生活这么人受不了，”卫超伦似笑非笑地问：“老妈过世的时候，您怎么那么伤心？”

“你——”卫豪指着他的鼻子臭骂：“你这小子，竟然这样跟你老爸说话！一点规矩也没有！你妈和我同甘共苦几十年，就这么走了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？”

“哦！”卫超伦点点头说：“老爸不再婚，原来是因为忘不了老妈？”

这只是原因之一，最主要是……”卫豪不耐地挥着手说：“喂，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，你干么老是罗哩罗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嗦的！倒是你，一天到在外面谈情说爱，今天淑女，明天美麓，到底什么才要给我好消息？”他将话题焦点转移到儿子身上。

“爸！”卫超伦皱皱眉头，为难地说：“这种事情，要看缘份，缘份不到，总不能随随便便抓一个吧！”

“不要找借口！”卫豪大声说：“你已经老大不小了，有合适的对象就赶快带来给我看，不要推三阻四的。”

卫超伦还想开口说什么，卫豪立即将他打断：“说……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让我抱孙子？”

“爸！”卫超伦苦恼地说；“不要逼我嘛！你不想让人套牢，我更不想呀！”

“哼！”卫豪重重地哼气，说：“老子逼儿子结婚天经地义，儿子逼老子才是稀奇！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不要说了！”卫豪霍然起身，挥着手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拿‘结婚’这件事情来烦我，除非是你，你想结婚了再跟我说。明白吗？。说完便迈开大步，预备出门。

“爸，”卫超伦紧跟在后，不死心地说；“如果有不错的对象，大家见见面，做个朋友，也不错嘛！况且——”

不待他把话说完，卫豪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小
偶
口
系
列

“爸……”

卫豪“砰”地一声将门关上，算是给他的回答。



交通尖锋时间，所有的十字路口像打了结的麻绳，更像台风过后的水沟，壅塞不通。

卫超伦着急地看看手表，恨不得自己长了翅膀，能够立刻飞越重重车阵，飞向和吕昌名约定的地点。

“快呀！”他不耐地拍打方向盘；“快走啊！怎么和蜗牛一样！”

他忍不住在心里抱怨起来，都是莉莉惹的祸！

如果不是她死拉活缠红，硬要他带她去逛街看电影，他怎么会来不及？

都怪自己不好，如果中午接到她电话的时候，一心拒绝，不就省了麻烦，也免得此刻陷在长长的车阵里心急如焚。

唉！他就是这点坏毛病，永远无法拒绝女人的要求。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再怎么自怨自艾也没有用，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逼近，想要不迟到，恐怕只有奇迹出现了。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让吕昌名多等一会儿倒是无所谓，如果因此给他表姐留下一个不良印象，可真是不妙啊！

对于今天的约会，他不仅有所期待，更充满了幻想。他希望自己能够马到成功，手到擒来，把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变成笼中鸟、网中鱼，最好让她第一眼见到他，就像触了电一般，难以动弹。

他的心态就像猎人般，每个和他谱出魅曲的女人，都是他追逐的猎物。只是真正的猎人，所悬挂的战利品是可怜的动物们的头，他的战利品却是她们的心。

怎么办呢？真的要迟到了！

如果这个马子他把不到，就非跟莉莉绝交不可。反正他也早受够了她的大小姐脾气。

还好，奇迹突然出现了，前面路口的交通终于有了改善，逐渐顺畅起来。卫超伦立刻发挥高超的行驶技术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匆匆赶到约会地点。

那是一家气氛高雅的咖啡屋，在推门而入之前，他抬起手腕一看，幸好只比约定时间超过两分钟。

两分钟不算长，可能不致于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。通常只要女孩们见到他赔笑的脸孔，就会轻易原谅他的迟到。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

小
偶
口
琴
列

咖啡屋里有许多客人，他一时看不到吕昌名。

就在他东张西望之际，忽然瞥见有人向他招手。他笑了笑，向某个靠窗的角落走去。

他看了一眼吕昌名，很快地，他的视线便落在一旁的
女孩身上。

那是一个长发及肩的女孩，大大的、含笑的眼睛，带着几分陌生的拘谨，而那微微上扬的唇角，又有一丝动人的羞怯。她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静静地微笑着，就像是一个梦，一个他追寻已久的梦。

距离越近，她的影像越加清晰，他的心跳动得越快。

她的眉儿别别，黑白分明的眼睛聪慧娃活，像会说话似的；她的嘴唇小巧匀称，淡淡的口红描绘出美好唇形。

她没有化妆，自然呈现的肌肤白皙无瑕，吹弹即破，那柔嫩滑腻的肤质，使她看起来像是个精致典雅的瓷娃娃，令人乍见便爱不释手。

“你可来了！”吕昌名心急地拉他坐下：“等你半天了！”

“抱歉！路上塞车。”这句话他是对着女孩说的。

“塞车？”吕昌名不识地回答：“我看是泡妞去了吧！”

他的脚在桌下暗暗地踹了吕昌名一下，脸上不露痕

喂！我要和你离婚